

春灯明亮 月散瑶光

□崔立新

三五元宵节，上元春色和。花灯闹市，齐唱太平歌。正月十五是春节后第一个月圆之夜，称为“元宵”。元宵夜盛行闹花灯、放烟火，家家灯火，处处管弦，为全民性的欢乐佳节。

从汉朝开始，便有了闹元宵的记载，唐宋时，更为盛行。每到这一天，男女老幼倾城而动，连深闺之内的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，也会被允许走出家门夜游观灯。元宵夜由此生出许多浪漫情愫和传奇故事。才子佳人的邂逅，英雄路见不平的壮举，在人如潮、灯如海、月如镜的梦幻之夜，更添几分浪漫和传奇。

相传，隋灭南陈时，面对隋兵围城的危机，昌乐公主与丈夫徐德言执手而别，他们打破铜镜，各执一半，约定来年正月十五卖镜于市，以探对方消息。南陈灭亡，公主被掳入杨素府做妾。次年元宵节，徐德言果真在街市上看到一个老头在叫卖半片铜镜，价钱昂贵，无人问津。徐德言在破镜上题诗：“镜与人俱去，镜归人不归。无复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”杨素得知此中曲折后，便成人之美，昌乐夫妻终得团圆。

月圆如镜的上元夜，破镜盼圆，想必令权臣武夫也为之动容了吧。

而在《隋唐演义》里，上元夜更是一段传奇的故事背景。秦琼兄弟几人到京城给赵王送礼，正赶上闹花灯。夜晚观灯时，碰到宇文文化及的儿子强抢民女，英雄路见不平，救出民女，杀了宇

文化及父子，陷入困境；得熊阔海相救，脱离险境，离开京城。所救的民女后来成了王伯当的老婆。这个传奇故事，既有路见不平，又有兄弟情谊，更有英雄救美，传奇的元素基本齐全了。

元宵节是狂欢节，也是情人节。凤箫声动，玉壶光转，照见人如画。那样的夜才有那样的月，那样的月下才有那样的灯，那样的灯照着那样的街，朦胧、华美、温馨的夜晚，是才子佳人演绎浪漫传奇的最佳片场。因此，便有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”，有了“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；有了燕青夜访李师师、王子服邂逅美婴宁的美艳故事，才有黄梅戏夫妻观灯的谐趣，才有《春灯谜》中宇文彦和影娘的元宵定情。

据说，有年元宵节，司马光的夫人也想外出观灯，司马光问：“家中点灯，何必出看？”夫人答“兼欲看人”。司马光反问：“我难道不是鬼吗？”家有灯，家人亦非鬼，只是元宵夜的盛大铺排、万民狂欢，岂是蜗居在家能够领略得了的？

元宵节是情人节，也是戏剧节，《王老虎抢亲》是在元宵夜，《祝枝山看灯》不用说，评弹《珍珠塔》里方卿在北京看灯，《追鱼》中张珍和鲤鱼精一同看灯，黄梅戏《夫妻观灯》。元宵夜，拿到虚拟化的舞台上，总是非常出彩的一折。

元宵节，是古典小说中常常拿来讲传奇故事的好情节。

那个元宵夜，许都城中杀声四起，“杀尽曹贼，以扶汉室”的呼声，响彻城郭里巷。一场秘密策划的讨伐，惊现于花灯之夜。然，五大臣毕竟势单力薄，一场生死较量过后，乱尸横街，血流成河。这个元宵节，充满了悲怆。

那个元宵夜，唐僧师徒步入金平府观灯。金灯桥上三盏金灯，三晚烧掉五万两银子。此间诡谲，令悟空生出诧异：原来是三个妖怪幻化成佛像，变法勒索当地百姓。唐僧，却肉眼凡胎识他不破，被一阵黑风掳走。这是一个吉凶未卜的元宵夜。

那个元宵夜，宋江同柴进、戴宗、李逵、燕青来到东京城内观灯，原欲以观灯之名，由李师师引荐皇帝，推动招安大业。谁料，一场策划败在李逵手里，计划瞬间化为泡影。这个元宵节充满了始料不及与深深的无奈。

那个元宵夜，甄士隐三岁的女儿英莲，在观花灯时被人拐走，从此甄家一败再败，人非物换。贾雨村由此走向遥遥仕途。这是一个千里埋伏线、红楼一梦起的元宵夜。

春灯明亮，月散瑶光，今夕何夕，箫鼓喧阗，满路溢香。元宵节从来都是古今作家的心头好。在鲁迅、巴金、汪曾祺等人的笔下，元宵节同样被描写得独具韵味，渗透着世道人心。元宵传奇，是永不褪色的人文景观和文化遗产，回荡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人生况味。



一只鸡的生活哲学

□华之

母亲从卖鸡的担子上买了一窝小鸡，它们没有妈妈。

雨天，没有小朋友玩，我搬小凳子坐在屋檐下看雨。小鸡们躲在院里的青石板下，耸着肩膀瑟缩着，也在看雨。

我眼里的雨是整个院子那么大，它们眼里的雨，是石板下探看的一小片天地。雨天让它们的孤独格外明显，虽然它们都挤在一起，但它们身上的绒毛都向外耷着，彼此靠近也疏离，小黑豆一样的小眼睛里装着我看不懂的迷茫。

对于天空，我也有许多迷茫，想必小鸡们也不懂我。我们只是互相打量，交换着彼此的孤独。

天晴了，小鸡们开始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然后，它们的脚爪上都会裹上圆圆的泥蛋，就像我跑出去玩一圈，胶鞋后跟上缠裹的泥糊一样。只是，天晴的时候，妈妈会把胶鞋拿到池塘里洗刷干净，收起来。小鸡们却没有人管。它们脚爪上

的泥蛋有的走着走着磕散了，有的却一直沾在脚上，还会像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有一次，母亲在屋檐下撒了一把小米，一群小鸡都麻溜地涌向母亲，只有一只小鸡一瘸一拐落在后边，它的一只脚爪上，裹着一个弹珠大小的泥蛋，走不稳，也站不住。

这大大的泥蛋里，包裹了场雨、几两尘、几许时间，已经没法计算了。小鸡不知道的是，日常生活里也处处是危险，没有妈妈告诉它这些。它无意走出的一步，竟成了自己深深的枷锁。

我把小鸡抓起来，拽着它的脚在墙上磕了磕，它小小的身体在我手心里微微颤动，泥蛋却纹丝不动，清脆的响声里回荡着某种日积月累的顽固。我找来家里的小锤，把它的脚按在地上，狠劲一砸，泥蛋才裂开两半。但小鸡稚嫩纤细的脚趾，亦像三叶草的标本一样，镶嵌在其中一半的泥蛋里。我不敢再用锤子，把它的脚趾放在水里浸了好

久，直到泥蛋变软，小鸡的脚趾才解放出来。

可它的那只脚已经彻底变形了，走路用不上劲，身子向一边倒着。只要站定，它就把手脚抬起，小心缩在羽毛里，像怕被别人看见。

后来，它慢慢长成一一只羞涩的母鸡，有着奶黄的羽毛和短拙的身体，微微倒塌的鸡冠映红它的脸。它比其他母鸡显瘦，行动也慢。

我撒玉米喂鸡时，总能看到它被抢着跑过来的同伴撞得翘起翘起，然后，它就赶紧站定，残脚缩在肚子下，茫然地东看看，西看看。而其他鸡们，正低头啄食如捣蒜。

等鸡群散去，它才一步一拐地在地上啄两嘴，而其实很多时候它什么也没吃到。它坚硬的黄色的嘴，在泥地上啄出了小小的两道印儿。

生活不但艰难，还得藏起自己的伤，学会伪装。这是一只鸡活着的哲学。

岔里古村的春光碎片

□柴锦玉

在新年春意萌动的午后，从车流喧嚣通往陕州地坑院的大路下行，百十米之后，就到了一处清静朴朴的村落。

几天前的春雨了无痕迹，泥土和空气里却多了丝丝缕缕的滋润。依坡而建的陕州区原店镇岔里古村，面山而立，户户相望，灰瓦叠叠，土墙片片，几十户人家，被几条碎砖铺陈的土路串联得清爽清爽。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和召公分陕而治发生地“陕塬”，就在岔里村东南10公里处。

阳光微醺。风掠过树梢，走过屋脊，送来缕缕清谈的自然气息，草木、泥土、庄稼、炊烟，房前扎堆闲聊的村民、大树下晒暖的老人……走进这个村落，我感受到了一个古村落醇厚真实的味道。

岔里村地处丘陵山区，有7个自然村900多口人，这里的村民千百年来一直依山凿窑而居。视线所及，春光跳跃着向前。国槐、皂荚等古树虬枝盘结，散落在民居间，它们植根在这片土地上，一如世代生活于斯的村民，朴实、含蓄、沉稳。

辛丑牛年春节，到岔里村来的游客格外多。这里吸引大家的，不仅仅是盎然的古

意，民俗、山水，当下人现代生活里隐秘残留的农耕文明印记，都让古村变得更加富有魅力。

村里发展乡村旅游，道路边竖着路标，醒目地指引着民宿项目“窑洞小院”的位置。铁锈红的拱形大门、线条利落的外观造型、大面积的玻璃采光、舒适的现代居住体验……这个旧窑院改造项目，如今已成为该村的“网红打卡地”。传统建筑的重构性、可塑性，在这里得到了充满想象力的实践。

窑洞小院门外有两棵参天古树，一棵是树龄800多年的皂荚，一棵是树龄1200多年的国槐。邻院里住着一对年逾八旬的老夫妻，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家里的三孔窑洞不事雕琢，住过几代人，还保持着泥土、泥土墙的原生态。

巷弄、步道、土窑……与岁月相融，与自然相契；石磨、碾盘、照壁墙……与时光缱绻，与山水相映。人间烟火气的乡村生活，自然、平朴、踏实、静默、丰富。

择春色里最具画意的一隅，将一颗返璞归真的心，安放在被岁月磨砺却依旧生命健旺的古村落之间。

明珠风情

老子在函谷关著《道德经》后不知所踪，成了后人揣测和争论的焦点。一贯的说法是，老子出生于河南鹿邑，著经于函谷关，讲经于陕西周至楼观台，之后隐居栾川老君山。著经函谷没有异议，其他一些足迹还有争议，这与很多因素有关。

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卢氏菠菜沟，也与老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从卢氏县文峪乡政府所在地南窑出发，沿着新修的南(窑)菠(菜沟)公路，经过一段“非常道”的挂壁公路，双庙水库就呈现在眼前。这座水库修建于1976年，高峡平湖，清澈碧透，一年四季水波不兴，名为“双庙”。得名原因是水库的上下两端先前各有一座庙宇，下边的叫菩萨庙，上边的叫老君庙，香火都很旺盛。两座庙中间的山崖上，一尊酷似金字塔的石峰孑然独立，被当地群众称为“老君台”。和老

老子与菠菜沟

□汝之牛

君庙隔河相望的地方有个“一线瀑”，千百年来，一条溪流把坚硬的岩石劈开了一条狭窄的石缝。据说，石缝的壁上有摩崖石刻，镌刻有“山门对庙门，庙门对石门，若是找到这个门，养活十州八县人”的谜语。这个“一线瀑”也成了菠菜沟村和窑子沟村的分界线。从老君庙顺公路往里走1.5公里，便是关道岔，右侧的半山腰，一个“石人”面朝石壁，从不同的角度看，有不同的视觉效果。

再往山里行进，到达木桐沟口，一处高达42米的陡峭山崖颇为壮观，当地群众称这里为“老君岩”，崖壁上天然形成的老君头像惟妙惟肖，令人叹为观止。离老君岩4公里便是黄毛岭，据光绪癸巳年出版的《卢氏县志》记载：黄毛岭，城南30里，上有神仙足迹。这也是古县志中唯一显示的与菠菜沟有关的记述。经过多次探寻，有人在黄毛岭上发现了一

个天然洞穴，后被称为“神仙洞”，洞深不可知，内部的石头上有不少贝壳化石，疑为远古时代地质运动由海底隆起所致。距神仙洞不远的山坳里，便是神奇的“神仙大脚印”。“大脚印”长约50米，宽约20米，从10公里外的山巅回望，造化神奇，令人赞叹不已。

卢氏作家归田曾为此写下一首诗，名曰《老子的足迹》：你说，大象无形却无法遮住你那枚大脚印嵌在世间三千年/你说，大音希声打算一辈子不留世间一个字却落下五千言何止万年/我们应该感谢尹喜/感谢函谷关/感谢函谷的那个黑夜，为人类提供的光明与温暖/谁说，函谷之后你不知所踪，一枚脚印的朝向暴露了你的方位/函谷的那个凌晨/压在书儿上的《道德经》，墨香正浓鸡未鸣，夜色阑珊/你伸了个懒腰，抬起腿一脚踏在卢氏菠菜沟，一脚落在了栾川的老君山……

生文同志

□高拾成

生文对朋友同事开口必称同志，所以大家也习惯称他为生文同志。起码我是这样称呼的。

前几日，几个文友聚会，给生文同志祝寿，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，八十岁了，屈指算来，我们相识相交也已有四十个年头了。那时候，我还是个愣头小子，而生文同志已经是县里的副局长了。之前，他担任过文化局创作组的组长，已经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。由于这种原因，我们相识了，具体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结识已经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他拖着一群半大不小的孩子住在家属院里，两间平房，很拥挤，紧靠床边置一小桌，环桌几只小木凳，我们三两朋友便坐在小凳上围着小桌子喝酒。卢氏人好酒，有事无事便要细酌或豪饮，那时，生文同志的夫人还健在，那是一个轻声细语的女人，她总能很快地将胡萝卜做出五角星状的凉菜端上来供我们下酒，那菜很好也很好吃，然后她就默默地坐在床沿上做她永远也做不完的活计。

过了几年，生文同志调任去做副校长，为了生计，他夫人在附近开了家很小的小卖铺，里边有烟酒和罐头，我便隔三岔五地邀上三五好友去找他喝酒。生文同志来者不拒，夫人也见怪不怪，喝的吃的当然是就地取材，没多久，那个小卖铺便开张了。那时的我还没有经过艰难生活的磨砺，还不能体会到那个个子不高、看似十分乐观的生文同志的生活困苦。现在，有

事没事我常常去那里转转，去看一眼那个我记忆深处的小卖铺，情绪的潮涌便会慢慢铺开。时间真是奇妙的东西，有些事时间久了就会被它酿成甘醇的美酒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生文同志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河大毕业生，学俄语的，也许是出于对屠格涅夫等作家的热爱，他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，而让我感动和感叹的是，近几年，他不但没有显出老态，创作状态反而出奇得好，他先后创作出了影视作品《情系玉皇山》《冲出家门的女人》《为了一个梦》《月是故乡明》等。其中，《情系玉皇山》被河南电视台播出并获得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，《为了一个梦》获得中华文学杂志社最佳成果奖，《传奇的红五星》获第七届重影杯提名奖。当然，还有他的小说散文和获奖的论文等许多作品。

作为一个作家，作品只是他的符号，而不是名片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卢氏县的文友们有了自己的组织——卢氏县作家协会，有了自己的阵地——微信公众号、微信群等。几乎每天，我都能在那里找到生文的影子，这是一个从不知道疲倦的老人。

也许我是幸运的，孤僻的性格让我往往很难被人接纳——这是我的劣根性，但生文同志接纳、包容、陪伴我走过了四十个春秋。我想，也许生文同志的人格要高于或等同于他的作品吧。

你好，生文同志！

流年碎影

□董宁

春日浅描

春一点头，瓦檐绿了，摆动的枝条弹拨春色，衣襟上似乎也染了绿意。细风敲响了门扉，浅浅的春躲进了院子里，薄薄的翠色唤醒了诗人的眸子。

细雨过后，小草伸出了嫩绿的手指，像一个个小梦想，在跳跃的阳光下疯长。浅枝细叶在园子里蔓延，青翠的触角伸向每一个空隙。渔歌被一阵路过的微风捎走，鸟的轻咳划亮了春空，春日私语一夜之间遍及大地。

春日渐长，几枝悠闲的柳条像嬉闹的孩子，偷窥春的心思。飘散的飞絮沾满洋塘，几尾小鱼钻出头来，争相打探飞舞的春讯。春光软软，水面映着粼粼波光，铺开一个柔软的梦。炊烟像扯不断的心，几间屋舍散落在山坳，一枝胆大的杏花，悄悄从篱笆墙探出头来，红着脸向远处张望，如一位春心萌动的少女，这不是一个羞湿的约定？谁家的女子，步履轻盈，从山道上袅袅婷婷地走来，惊艳了所有的花朵。春风逗趣，时不时撩起轻薄的衣角。寻春的诗人，呆呆地站在季节的一隅，用撩人的笔，吻湿了早春的香唇。

三月，溪边的细枝披着浅绿的衣裳，悠悠地荡着秋千。几只翠鸟在暖巢里睡眼朦胧，忘了唱歌。倒是几只白鹅浮在水上，两片桃红的薄掌，拨动了春天的唱盘。清澈的流水，也撩起淳朴的乡音，流尽不染一丝世俗的喧哗。青野之上，油油的春苗丢了往事，一头扎进春光里。

春天撑起七彩的小伞，签收了季节的美丽。一瓣、两瓣、三瓣……天空下花影灼灼，满园的娇艳藏着含羞的弯眉。花朵，这些三月的语言，是谁的日子，像一个个梦中的身影，又像春天洒在人间的笑？一只只蝴蝶，经不住多情的诱惑翩跹而来，那优雅的飞翔旋转了这个季节。一声声轰鸣从花丛中飞出，鸟儿终于忍不住放开了歌喉，蜜蜂也迎风飞来，“嗡嗡嗡嗡”唱起了春词。

阳光的手指滑过三月，春蚕在蚕房里蠕动，紫燕飞来筑巢，农民在田垄里做着乡下最大的事。沿春天的巷子往里走，春天的心思如暖阳，走进来，就不想走出来。

几只黄鹂藏在叶子间轻吟，像朗诵一首宋词，只几声，便醉了一个春天。